

禪

學

學

術

叢

刊

禪	學
研	究

郭奇勇 老師 贈

五 1999 年

第二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

刊 叢 術 學 學 禪

禪	學
研	究

郭齐勇 老师 赠

五 1999 年

第二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 006 號

主 編：高紀言
副主編：賴永海
湯敬昭

禪學研究

(第二輯)

編輯者：《禪學研究》叢刊編輯部

(江蘇南京中央路 165 號 6 樓)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江蘇南京中央路 165 號)

郵碼：210009

發行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印刷者：江蘇華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 字數 278,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80519-543-9/B·14

責任編輯 府建明 定價：12.50 元

目 錄

- 佛學專論
 - 所謂中天音旨……………季羨林 (一)
- 禪天禪地
 - 神會的頓悟說……………樓宇烈 (一七)
 - 六祖壇經的思想……………【台灣】釋聖嚴 (三〇)
 - 靈知心體說
 - 荷澤宗心性思想略論……………方立天 (四一)
 - 達摩祖師「不立文字」小考……………【韓國】吳亨根 (五三)
 - 百丈懷海的禪法思想和實踐……………潘桂明 (五九)
 - 慧遠禪學思想略論……………業露華 (六九)
 - 略論五祖弘忍門下的分頭弘化……………洪修平 (七七)
 - 「有修之修」與「無修之修」
 - 論慧能的修行觀及其邏輯演變……………馮 巽 (八六)
- 禪門公案探析
 - 頓悟的人生……………【台灣】依 空 (九五)
- 禪籍考釋
 - 禪藏與敦煌禪籍……………方廣錫 (一〇三)
- 禪與西學
 - 柏格森生命哲學與慧能禪學比較研究……………戴文麟 (一一三)
 - 試論玄奘唯識學的意識結構……………【瑞士】伊索·凱爾恩(耿寧) 著
 - ……………陳永革 譯 (一二四)
- 儒釋道縱橫談
 - 中國近世「三教融合」與「中西會通」
 - 湯用彤、馮友蘭、陳寅恪文化思想合論……………陳俊民 (一三六)
 - 宗密的三教合一論……………董 群 (一四九)
- 禪與詩
 - 漫說唐人田園山水詩的畫意與禪趣……………林繼中 (一五八)
 - 佛學修養與山水文學
 - 謝靈運研究之一……………曹 虹 (一六七)
 - 夜半鐘聲……………楊寶玉 孫 欣 (一八〇)
 - 佛教與藝術
 - 中國佛教造像樣式的因緣……………劉道廣 (一八四)
- 禪風漫議
 - 宋元明清禪風散論……………顧偉康 (一九二)



所謂中天音旨

◎ 季羨林

本文是《梵語佛典及漢譯佛典中四流音「ㄩ」問題》的補充。我想解決的問題是：在佛教發展史上梵語與俗語的衍變關係。佛教最早的經堂語是印度古代俗語之一的「古代半摩揭陀語」。後來隨着歷史的推移和梵語的逐漸復興，佛教經堂語由俗語梵語化爲「混合方言」，最後到了古典大乘時代完全轉化爲梵語。這個情況連許多譯經大師，如玄奘等，都是不清楚的。四流音在梵語中完全存在，而在俗語中則一個也沒有。因此有無四流音就成了梵語和俗語重要的區別之一。所謂「中天音旨」，虔誠的佛教徒認爲是最標準的、最正統的。可是在中天音中，偏偏與原始佛教，也可以說是與佛祖本人所使用的俗語完全相反，四流音個個不缺。本文企圖對這個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問題提供一個解釋。

作者季羨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原籍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清華大學文學士，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四六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後歷任北大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大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

對於這個題目，必須解釋一番。

一九九〇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梵語佛典及漢譯佛典中四流音「ㄩ」問題》，是應韓國東國大學吳亨根教授及李法山教授之邀，爲當時校長李智冠教授祝壽而寫的。是否已經發表？用什麼形式發表？至今未悉。

去歲承我國台灣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聖嚴法師盛情邀請，要我編選一部《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我將此文收置其中。年內可望出版。

月前，南京大學哲學系賴永海教授來舍下，看到了這一篇文字，產生了興趣，攬掇我把文章交給他，在他們新

創辦的《禪學研究》雜誌上發表。我動了心，覺得應該對他們這一樁在荒漠上開闢綠洲的盛舉吶喊兩聲，盡上綿薄，聊示隨喜之微意。但是繼而一想，又覺不妥；此文版權已交台灣，一女兩嫁，似有違礙。我之進退，實為狼狽。經我再三考慮，忽然靈機一動，豁然開朗，似有天助；此文雖已長達兩萬餘言，實為「未完成之傑作」。原來的寫作計劃中實尚有「關於中天音旨」一章。因為字數已超過對方要求，同時我還有其他文章要寫，所以毅然決定，把「中天音旨」這一比較重要的需要相當長的篇幅才能寫完的一章暫時割愛，準備以後再補上，使整篇論文成爲一個完整的體系。然而，時光荏苒，於今三載。我一直忙於其他事務，沒能補寫，耿耿於懷者屢屢矣。現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處夾道之內，何不補成此章，了此宿願，又能不辜負《禪學研究》之期望？這難道不能說是一舉兩得之舉嗎？

但是，如果孤零零就把這一補寫的一章呈獻到讀者面前，沒有前後文，一定會讓讀者「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最好的辦法是，我多囉嗦幾句，把這篇論文的整個框架以及簡要的內容解釋清楚。這樣既能了解「中天音旨」的來龍去脈，又能了解整篇論文的重要意義。這才真叫做「一舉兩得」。

那篇論梵文四流音的文章最初的寫作計劃包括下列章節：

- 一 問題的提出
- 二 從慧琳談起
- 三 四字特點及其發展歷史
- 四 再談慧琳

五 所謂中天音旨

六 關鍵所在

七 一個假設

我刪掉的是第五章，現在補寫的就是此章。

我現在簡要地敘述一下各章內容：

第一章 說明梵文四流音在「悉曇章」中的特殊性，它涉及印度語言史、印度佛教史、大小乘的矛盾、梵文與俗語的矛盾、佛教徒與婆羅門的矛盾等等問題，是不可等閑視之的四個梵文字母。

第二章 慧琳在《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音義》中有一段話：

……如上所音梵文，並依中天音旨翻之。只爲古譯不明，更加訛謬，疑（貽）誤後學。此經是北京小國玄始四年歲次乙卯，當東晉義熙十一年（公曆四一五年），曇無讖法師於姑臧，依龜茲國胡本文字翻譯此經，遂與中天音旨不同，取捨差別。言十四音者，錯之甚矣。……龜茲與中天相去隔遠，又不承師訓，未解中天文字，所以乖違，故有斯錯。哀哉！已經三百八十餘年，竟無一人能正此失。

由此可見，在慧琳眼目中，「中天音旨」是何等地意義重大。

第三章 這是本文中最長的一章。我在這裏分析了四流音元音在印度發展的過程。我把重點放在分析四流音在中國的譯經中的發展與演變上。我講了梵文字母的數目、四流音在字母中被吸收與被排除問題、四流音的音譯以及它們與「暗」(am)和「惡」(ah)的關係。我還講到了四流音

音譯在中國引起的爭論，大文學家謝靈運參預了爭論。這對中國詩歌的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第四章 我又回到了慧琳。我把探討的結果同慧琳的慨嘆聯繫在一起，加以合理的解釋。

第五章 原缺，今補。

第六章 在論文中作「五」，原因自明。在這裏我畫龍點睛，點出了關鍵所在。

我從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講起。我承認有一個用古代半摩揭陀語寫成的（最初還只有口耳相傳）「原始佛典」（Urkanon）。從語言角度來看，佛典發展的情況如下：

俗語↓梵文化的混合梵語↓梵語

而佛教的對立面，包括政府部門、婆羅門等等，從語言角度上來看，則是：

梵語↓俗語↓梵語。

慧琳與曇無讖的矛盾，從整個佛典發展的情況來看，首先是沙門與婆羅門的矛盾，其次是大乘與小乘的矛盾，最後是俗語與梵語的矛盾。

希望讀者讀我這篇「所謂中天音旨」時，能密切結合我所作的解釋「一」。

解釋告終，正文登場。

上面我在幾個地方談到了「中天」和「中天音旨」。「中天」，是指中天竺，也就是中印度，這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甚麼是「中天音旨」呢？從上引慧琳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天音旨」是如何地頂禮膜拜。看來這個問題必須答覆，儘管這個問題按照德國人的口頭語確實是一個「硬核桃」。

是非常不容易啃的。原因並不在資料不足，而是在資料過多，有的地方又不那麼容易正確理解。

在印度歷史上，在印度佛教史上，中印度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它長期是印度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正如在其他一些國家一樣，這樣的中心的語言，特別是發音，往往被認為是正宗的、正統的、標準的。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八、文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譯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風。

唐智廣在所著《悉曇字記》引言中引用了玄奘這一段話，引文微有差異。引文後，他接着寫道：

頃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差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夾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於山房，因從受焉。與唐書舊翻兼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考厥源濫，所《攸》歸悉曇。梵僧自云：少字（年字之誤）學於先師般若羅沙。聲明文轍，將盡微致。南天祖承摩醯首羅之文，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稍異，而綱骨必同「二」。

智廣在這裏講了中天音和南天音，講了中南關係。下面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在玄奘和智廣心目中，中印度語言「特為詳正」，這是

全印度最標準的語言，特別是發音。那麼，什麼叫做「詳正」呢？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將逐漸把這個問題講個清楚。

一、中天竺在佛徒心中的地位

(一) 衆佛誕生地

日本淳祐集《悉曇集記》卷中：

然諸佛下時，必誕中天。輪王興世，託摩伽王舍，以知五天之中，中天為最。中天之外，無有勝處。若以此理唯判優劣，可道中天聲韻以為美正。餘國清濁而多訛謬^(一)。

「摩伽」，即平常所謂「摩揭陀」，皆為梵語 Magadha 之音譯，屬中印度。由此可見，不但諸佛，而且連轉輪聖王，都誕生在中天竺。

法顯《佛國記》，在講了摩頭羅國(Madhura，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作「林菟羅國」)之後，緊接着說：「從是以南，名為中國(Madhya-desa)。中國這地方，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是一個好得不得了的地方。「中國」顯然屬於中印度，但同中印度還不是一個概念。

(二) 神仙說中印度話

日本明覺撰《悉曇要訣》卷一引《俱舍論》：

一切天衆皆作聖言，謂彼言詞同中印度^(二)。

(三) 大乘誕生地

佛典中對於這件事叙述得非常曲折，非常隱晦。我先引幾段話。

日本安然撰《悉曇藏》卷一：

二承龍宮者，賢劫千佛，四佛已出，各至法盡，皆移龍宮。今我釋尊滅後，初五百年，小乘教興。諸大乘經皆移龍宮。後五百年，大乘教興。龍樹菩薩入海取經，所傳中天兼龍宮文者即是也^(三)。

日本明覺撰《悉曇要訣》卷一：

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小異，而綱骨必同。龍宮之文者，正法五百年後，小乘教興，大乘教法悉移龍宮。龍樹入海，採其教法，傳於人間。故中天音兼於龍宮也^(四)。

日本淨嚴撰《三密》(按即《悉曇》)《三密鈔》上：

龍宮相承者，釋尊滅後，初五百年，小乘教興。諸大乘經皆移龍宮。後五百年，大乘教興。龍猛菩薩入海取經。所傳字記中天兼以龍宮文者是也^(五)。

很顯然，以上三部書講的是一件事。

對這一段話需要解釋一下。真正的印度佛教史表明，先有小乘，後出大乘。但是，在一些大乘信徒中間却說，當年靈山會上，如來拈花，迦葉微笑。這就是所謂大乘心傳，是大乘產生在前。這是佛教內部教派之爭，我們「檻

內人」不去干預，我們只講歷史事實。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佛教大乘的興起應該劃分為兩個階段：一原始大乘，二古典大乘。前者使用的語言，最初是俗語，很可能就是流行於中天竺的古代東部方言，所謂「古代半摩揭陀語」(Ardhamāgadhī)。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逐漸梵文化，形成了所謂「伽陀俗語」或「佛教混合梵語」。梵文原本的《妙法蓮華經》是典型的代表。古典大乘興起較晚，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後一二世紀，使用的語言是梵文。龍樹可以說是代表。

上面引用的三部講悉曇的著作中，講的是古典大乘的起源問題。這些書的作者心中根本没有「原始大乘」，他們也根本不知道甚麼「混合梵語」。這是近代學人探索的結果。這三部書都提到龍樹，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龍樹確可以說是古典大乘的創始人之一。龍樹人龍宮取大乘經，只不過是一個披着神話外衣的傳說。在這裏，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大乘起源地的龍宮竟與中天竺聯繫在一起了。這暗示着大乘起源於中天竺。

二、中天竺二語發音的特點

我們既然知道了天竺語言有中天、南天、北天、東天、西天、胡地之別，那麼，這些語言的特點，特別是發音的特點何在呢？上引玄奘言：「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這都是甚麼意思呢？

下面我試着做一些解釋。

(一) 中天音兼於龍宮

上面我已經說到中天及龍宮的密切關係。現在我們來

看一看二者在發音方面的關係。

《悉曇要訣》卷一：

問：同習梵文，何其音不同耶？答：《西域記》釋此意云：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所致也。今案此意云：龍性剛，故其音濁歟？北天風強，故其音亦濁歟？南天風柔氣溫，故其音柔清歟？中天可中容。本朝北州風強人剛，故其音濁粗矣^{〔八〕}。

這一段話，總的意思是說，發音之差異繫乎風土和習俗。北天風強，故其音濁。南天風柔，故其音清。中天介乎其中，但受北方影響，故其音變得濁粗。在這一點上，龍有與中天相通之處。龍性剛，故其音濁。

(二) 鼻音

在中天發音中，最突出的特點，是鼻音多。我在下面分析一下這個現象。首先抄一個五天和胡地的僧名表：

中天	龍樹	龍智	善無畏	金剛智	不空	真諦	義淨	一行
難陀	全真	宗叡	慈恩	慧果	全雅	大師	慈覺	智證
東天	僧叡	慧均	日照	三藏				
南天	智廣	寶月 ^{〔九〕}	寶思惟	大師	傳教	慈覺		
西天								
北天	健駄羅國	熹多迦文						
胡地	〔九〕							

表中人名有重複，說明此人分屬兩地。

pha 波 頗 波我反

b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bh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ma 但用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ya 伊呼反，以下呼之，但加聲

ra 阿 囉 囉上聲

l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v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s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s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s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s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ha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ham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kā 以本聲呼之，下亦然此聲重而呼之，但加聲

頗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婆 波我反

儘收表中，一無遺漏，研究者不勞他求了。

我在這裏想特別強調一下：這是梵文字母，不是俗語字母，也不是佛教混合梵文字母。

爲甚麼會是這樣子呢？

原來佛教語言發展到了印度中世紀（一部分與中國唐代相當），梵文的一統天下已經建立。雖然在文學創作中，有時候還用俗語；在錫蘭，佛徒仍然用巴利文寫作；但是在印度次大陸的佛教中，用俗語撰寫佛典的現象早已絕跡；所謂「佛教混合梵語」，不是創作的結果，而是俗語佛典逐漸梵文化的結果。所有的佛教僧侶都用梵文撰寫。連玄奘這樣的大師，似乎都不知道，在印度佛典向中國的傳譯過程中，中亞古代民族語言和印度俗語曾起過作用。他的所謂「××，訛也」。其實是并不「訛」的。他自己在印度撰寫的論文，使用的當然是梵文，這不在話下。

在拼音方面，梵文與俗語最突出的區別，不外以下三點：

- (1) 流音元音
梵文一應俱全，俗語基本沒有，而是用 a, i, u 來取代。
- (2) 三個喉音
梵文一應俱全，俗語不全，巴利文只有 s，摩揭陀方言只有 ś。
- (3) 複合輔音
梵文都保留，俗語則進行同化，例如 ks，梵文保留，俗語則或同化爲 ks，或同化爲 cch，依此類推。

秘藏也。
字母表就抄到這裏。
已上三十四字，名爲字母也。九字是歸根本聲。
已上大師所學五本，安然口受，不載《悉曇藏》中，依

秘藏也。

在唐代日本僧人關於悉曇的著作中，有大量研究梵文字母與漢語音譯的論述，比如淨嚴撰《悉曇三密鈔》，見

84, 731c-738c，等等，有興趣者，可參閱。

我之所以抄這樣詳細，目的是提供一個完整的梵文字母音譯資料，供研究者進行對比。印度中世紀的梵文字母

拿這三個尺度來衡量，上面抄的字母表是百分之百的梵文字母。

因此，我在這裏講「中天音旨」，不在拼寫，而在發音。從上面抄的字母表的漢語音譯中可以看出中天發音的特點很多，我不想一一論述。我覺得其中最突出的是鼻音，所以我在這裏只講鼻音。

我先從智廣的《悉曇集記》中引一段話，智廣在上抄表中被列爲南天竺：

林記云：須先明了反音、清濁、牙、齒、舌、喉、唇等。然猶南天竺音多異於中印度諸三藏所譯儀軌等，所謂以惡爲痾去。牙聲第三字云渠下反，以疑可反爲餘國音。第五字稱爲魚下反，以魚講反爲餘國音也。齒聲第三字杓下反，以而下反爲餘國音。第五字云而下反，以壞爲餘國音。舌聲第三字云宅下反，以塌下反爲餘國音。第五字云塌下反，以擊講反爲餘國音。喉聲第五字，中天竺諸三藏皆呼爲曩，而今爲捺下反，以覆爲餘國音。故知此爲餘國多是中天竺。……若以此理准判優劣，可導中天聲韻以爲美正。餘國清濁而多訛謬〔二四〕。

在上面抄的字母表中，智廣列第七位，這裏說的與上表第七列完全一致。這裏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餘國」指的多是中天竺。第二，中天竺聲韻最「美正」。可以與玄奘的「詳正」相比較。

現在專談鼻音。

我現在把上表中五個鼻音列爲一表：

弘法中 宗睿中 寶月南 難陀中 慈覺南 全真中 智廣南 惠均東

所謂中天音旨

ṅa	仰	語	呀	我	我鼻音	仰	俄
ṅa	娘	如	惹	若	爾也反	娘	若
ṅa	拏	拏	那	那	拏鼻音	拏	拏
ṅa	囊	拏	那	囊	那鼻音	囊	拏
ṅa	非	銘	摩	摩	麼鼻音	麼	麼

我想補充一個例子。密宗大師不空屬於中天範圍。他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有幾個鼻音字：

ṅa 囊 音廣二五
ṅa 莽 音呼二六
ṅa 娘 音上二七
ṅa 佇 音上二八

不空可以說是與弘法一脈相通的。

以弘法、不空爲代表的中天音，鼻音後面多帶上了 -ang 的音。這個特點是很明顯的。難道這就顯示了中天音的「美正」與「詳正」嗎？

日本明覺撰《悉曇要訣》卷一：

無畏所譯 na ṅa na ṅa 字，或以空點韻呼之，ṅa 又字又用乞叉二合音，此等可云中天所兼之音。〔二九〕

「空點」，一曰「大空點」，即梵文中的 anusvāra，於所標字母上加上一，即成鼻音。比如 ṅ 加大空點，變爲 ṇ̇，讀爲 ṅam，即成「娘」音。由此也可以看到，鼻音是中天音的特點之一。

至於其他特點，日本僧人的著作中沒有說清楚，而且
有矛盾，比如五毗音中的第三字清，前後矛盾，我在這裏
不談了。例子見《悉曇要訣》卷一，⊗84, 518c-519a。

三、四流音在中天的地位及其發音特點

四流音的發音問題，上面(指我在本文解釋中提到的
那一篇論文)三、(二)，2「四字發音問題」中已經作了詳
盡的分析，這裏不再重複。我只談它們在中天的地位。

我在上面引用慧琳的話中說：

遂與中天音旨不同，取捨差別。言十四音者，錯之甚矣。誤
除暗(ān)、惡(ān)兩聲，錯取魯、留、盧、樓(按即指四流音)為
數。……未解用中天文字，所以乖違，故有斯錯。哀哉！已經三
百八十餘年，竟無一人能正此失。

可見慧琳排斥四流音之激昂慷慨，大動感情，高呼「哀哉」。
在唐代日本僧人所著的有關悉曇音的書籍中，把四流
音打入「另冊」的言論隨處可見。我只舉幾個例子。安然《悉
曇藏》卷二：

乃知中天多以魯等四字不為翻字之韻者。……其中紇里二合等
四文，悉曇有之，非生字所用，今略也^{二〇}。

《悉曇三密鈔》卷上之上：

說斯四文，梵王不說^{二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返觀我在上面抄的字母表中，四流音元音却與
其他毫無爭議的元音 aai u ŋ e ai o au，以及暗(ān)
惡(ān)，赫然並列，形成了十六個元音，絲毫也沒有被
排擠、被貶斥的跡象。而且被列入中天範圍的許多密宗大
師，如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等所譯的密宗經咒中，四流
音元音顯然是存在的^{二二}。

怎樣來解釋這個現象呢？

我個人認為，原因可能是梵文在此時的佛教中已經取
得了正統的壟斷的地位。密宗或其他宗的經典都是用梵文
寫成的。連一些佛教大師，比如玄奘等，對俗語或混合梵
語以及中亞古代民族語言在佛典撰寫中和傳布中所起的作
用，不甚了了，因此經常使用「訛也」一類的詞句。這一點
在上面已經說過，茲不贅。

而四流音元音正是梵文的特點，因此被打入「另冊」的
命運，就一去不復返了。

四、中天音同餘國音的關係

我在上面說到，玄奘認為中天音「最為詳正」，「與天
同音」；《悉曇集記》認為「中天聲韻以為美正」。這都是極高
的贊美之詞。中天音與餘國音的關係怎樣呢？

上面抄的字母表中，只有中天、南天、東天之音，缺西
天、北天和胡地。原因何在呢？

《悉曇要訣》卷一回答了這個問題：

問：已聞中南二天音，其餘三天音何？答：東天音未聞之。伽

梵達磨是西天人也，以其所譯可知西天音。隋闍那崛多隋云德志北天竺捷達羅國人也。所譯《善巧咒經》云：那莫薩婆之言，四處有之，恐是 namah sarva 歟？又毘脾草反是 bhyaḥ 字歟？是非連聲。又

《雜咒集經》多有納莫等言，當知 𑖀 惡音北天所用也〔二四〕。

我補充一句：字母表中有東天音，這裏說「未聞之」，是不準確的。西天音和北天音，上引文中已經說到，我不再討論。

我現在專門談一談中、南關係，二者間的關係似乎密切一點。

我先從玄奘《大唐西域記》中引一段描寫南天竺語言的話：

羯陵伽國 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

（卷十）

在玄奘耳中，南天竺語音是「輕捷」，音調是「質正」的。他指出來，這頗與中天竺同。中天竺是「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大唐西域記》卷二

唐代日僧著作中，頗有一些地方講到中、南差異。我舉幾個例子。《悉曇藏》卷一：

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

臺……〔二四〕

這一段引文，同上面引用的智廣《悉曇字記》完全一樣，請參閱，不具引。

《悉曇藏》卷一：

今據義淨三藏《寄歸傳》云：悉曇總有十八章也。故知中天所用十八章也。山陰沙門智廣會南天沙門般若菩提，從受有十八章，與中天不無差反〔二五〕。

以上講的都是中、南差異。但是，在諸天之中，中、南關係還是比較密切的。上面引的《悉曇藏》說：「與南天小異，而綱骨必同。」《悉曇要訣》卷一：

若依此等文，中天可為正音。今取中判之，二天相叶音可為梵天本音〔二六〕。

什麼叫「二天（中天和南天）相叶音」呢？答：a ai i u e ai o au am ak ka kha ga gha ṇa ca cha ja jha na ta tha da dha na ta tha da dha na p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sa sa ha ksa 「是二天相叶音也。」請注意：這個字母表中沒有四流音。這同我在上面講的中天有四流音，有點矛盾。我不想在這裏再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總之，中天音和南天音有異又有同。

五、漢音與吳音 中國與印度

我閱讀唐代日本僧人關於悉曇的著作，得到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印象，即：日本僧人非常重視漢音和吳音的區別。幾乎每一部著作都提到這個區別。上面抄的字母表也一樣。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現在我舉出幾個來，以概

其餘。《悉曇藏》卷一：

二定異音，則述秦隴則平爲人，梁益則平似去^(二七)。我國舊來一家，或無上去之輕重，或無平去之輕重。新來一家，或上去輕重稍近，或平上去去相涉，評爲大唐吳漢二音，天竺中邊別音。中天之音多用漢音，少用吳音。南天之音多用吳音，少用漢音。北天多用漢音，少用吳音^(二八)。

同上書，卷：

摺拾印度斯那(漢林案：即中國)扶桑之群解，陶甄梵國漢地吳人之聚音。苟採祖述祖承之正文，非敢穿鑿穿削之自作^(二九)。

《悉曇藏》卷五：

此兩法師共說吳音漢音，且如摩字、那字、泥字、若字、玄字、迴字等類，吳似和音，漢如正音。漢士不能呼吳，吳士不能呼漢。又如母字、不字等類，吳如開唇而更聚，漢如閉唇而直散。但聰和上說云：前三家音巨唐無矣^(三〇)。

日本安然記《悉曇十二例》中有大段大段的話，對比漢音和吳音，探究梵漢對註，文長不具錄^(三一)。

日本信範撰《悉曇秘傳記》也大量引用佛典，對比漢音和吳音，並用日本字母註音，請參閱原書^(三二)。
《悉曇三密鈔》卷上之下：

次五天音韻者，以唐朝吳漢兩音而驗知之。然如陸法言《切韻·序》云：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多涉重濁，秦隴則平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藏)五引。若爾

隨國逐俗，音聲區別，何爲楷式？我日本國元傳吳漢二音。初，金禮信來留對馬國，傳於吳音，舉國學之，因名曰對馬音。次，表信公來筑博多，傳於漢音，是曰唐音。承和之末，正法師來。元慶之初，聰法師來。此二法師俱說吳漢兩音^(藏)五井或鈔。或曰吳尼法明始來誦吳音也。然中天音並以漢音得呼梵音，若以吳音不得梵音。其南天音並以吳音得呼梵音，若以漢音不得梵音。唯如^(三)娜字，或依漢音。北天多用漢音，少用吳音。又五句各第五字(按指五毘聲最後一字^{ra ha na na na})，中天呼如空點響，南天北天呼如阿字響(按指^(三))。此事最要，特須審詳^(三三)。

這一段話異常重要。它說明了漢音和吳音傳入日本的過程。它還說明了漢音和中天音的密切關係，吳音和南天音及北天音的密切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點出了我上面說過的中天音鼻音的特點。

爲甚麼會出現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那種情況呢？爲甚麼和尚們這樣重視發音的準確性呢？爲甚麼在中國唐代特別重視漢音和吳音的區別而在那以後則並不重視呢？

我認爲，要想正確解答這些問題，必須到中國歷史和佛教史中去尋找根源。

首先，在唐代，長安和洛陽一帶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裏的語言，特別是語音自然就被認爲是標準的、高貴的。這就是所謂「漢音」。而偏處江南的吳越一帶的語音，則被認爲是低級的、庸俗的、輕浮的、不標準的。

這就是所謂「吳音」。

其次，這情況並不自唐代始，唐代以前就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了。根據陳寅恪先生的研究^{〔三四〕}，東晉南朝時期，在首都金陵，漢音與吳音已經有了鮮明的區別。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南朝的士大夫階層中北人爲多。「東晉南朝官吏接士人則用北語，庶人則用吳語，是士人皆北語階級，而庶人皆吳語階級」^{〔三五〕}。「至其作詩押韻，自附風雅，諒必仍用北音」^{〔三六〕}。所謂「北音」，從種種方面觀察，似即洛陽一帶之方音及方言。「永嘉南渡僑寓建鄴之勝流，率皆典午中朝仕居洛下之名士。此類名士，其父若祖，本多爲翊成司馬氏帝業之功臣，其遠祖則又東漢時以經明行修致身通顯之儒士也。」^{〔三七〕}

這種漢音、吳音之分，大概到了三百多年以後的唐代仍然存在。日本僧人到中國來學習佛教，耳濡目染，受其影響，學成歸國，帶了回去。至於是否是金禮信傳回吳音，表信公傳回漢音，那不是主要的問題。

還有一個最爲重要、最帶關鍵性的原因，這就牽涉到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史。唐代佛教密宗大盛，誦念咒語，必須十分準確，否則就會影響咒語的神力。因此分辨漢音和吳音，以及漢吳二音與印度梵文原文的關係，就成爲至關重要的任務，虔誠的信徒，誰也不敢冒險掉以輕心^{〔三八〕}。連漢音和吳音之所以發音有差異的根源，日本僧人都認真研究過。看來他們主要是根據中國古代的著作，比如說隋陸法言的《切韻》、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書。《悉曇要訣》卷一：

問：同習梵文，何其音不同耶？（從此處起直至「故其音濁粗矣」，上面〔二〕，「中天音兼于龍宮」已引，刪。下面緊接此句）。

越中越後モリヨホリトイヒ。イヒモルヨイヒホルトイフ。南州其音柔也。（切韻·序）云：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文。聞於人唐人云：北國其音濁，如明泥タイノト等。南國其音清，如明泥ミンホイ等。女其音柔，如若女ニアニヨ等。男其音剛，如惹女ミヤチヨ等，云云。所以千字音訣云：南方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其音沈濁而訛鈍，得在質直，其辭多古語文其意敦？三朝雖異，依風土語異，其旨一同^{〔三九〕}。

明覺一方面引用中國典籍，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其實中國學人早就提出了關於方音差異的學說。《顏氏家訓·音辭篇》：

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向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這一段引文有幾件事值得注意。首先，上引日僧《悉曇要訣》的話中提到的《千里音訣》，其中的話原來出自《顏氏家訓》。